

陆小凤传奇

2

绣花大盗



古龙文集 015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小凤传奇 . 2, 绣花大盗 / 古龙著 . -- 郑州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2013.3

ISBN 978-7-80765-773-6

I . ①陆… II . ①古… III .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0519 号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邓毅峰

校版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读客王子润 读客孟汇一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8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绣花的男人 /1
- 第二章 不绣花的女人 /20
- 第三章 偷王的赌约 /39
- 第四章 女道人 /55
- 第五章 绣花大盗 /76
- 第六章 要命的约会 /92
- 第七章 小楼凤劫 /110
- 第八章 千奇百变 /130
- 第九章 田路 /149
- 第十章 破案 /165
- 第十一章 尾声 /183

第一章 绣花的男人

01

酷热。骄阳如火，晒在黄尘滚滚的大路上。常漫天脸上的刀疤，也被晒得发出了红光。

三条刀疤，再加上七八处内伤，换来了他今天的声名地位，每到阴雨天气，内伤发作，骨节酸痛时，想到当年的艰辛血战，他就会觉得感慨万千。

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能够做每个月有五百两银子薪俸的副总镖头，更不容易，那实在是用血汗换来的。近年来他已很少亲自出来走镖，“镇远镖局”的总镖头跟他本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个老人早上练练拳，晚上喝喝酒，已享了好几年清福，就凭他们一杆“金枪铁剑旗”，东南一带的黑道朋友，已没有人敢动“镇远”保的镖。

但这趟镖却实在太重要，镖主又指定要他们师兄弟亲自护送，总镖头的风湿最近又发了，常漫天就只好又挂上他那柄二十七斤重的巨铁剑，亲自出马了。

“镇远……扬威……”趟子手老赵吃这行饭已有二十年，年纪虽不小，嗓门却还是很冲，再加上中午打尖时喝了十二两烧刀子，此刻正卖弄

精神，在前面喊着镖。

常漫天掏出块青布帕擦了擦汗，岁月不饶人，他忽然发现自己真是老了，走完这趟镖，也该到了挂剑归隐的时候。天气又实在太热，前面若有荫凉的地方，歇一歇再走也不迟。

常漫天一提缰绳，纵马赶了上去，正准备关照老赵，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道路中央绣花。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男人。

常漫天闯荡江湖三十多年，倒还没见过男人绣花的，更没有见过有人会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坐在大路上绣花。

“这人莫非是个疯子？”他实在像是个疯子，在这种鸡蛋摆在路上都可以晒熟的天气里，他身上居然还穿着件紫红缎子大棉袄。

奇怪的是，穿着纺缎单衫的人都已满头大汗，他脸上反而连一粒汗珠子都没有。

常漫天皱了皱眉，挥手拦住了后面的镖车，向趟子手老赵使了个眼色。

老赵毕竟也是老江湖了，从常漫天第一趟走镖时，他就跟着做趟子手。

老主人的意思，他当然明白，轻轻咳嗽了两声，打起精神走过去。

这大胡子专心绣着花，就好像是个春心已动的大姑娘，坐在闺房里赶着绣她的嫁衣一样，十六七辆镖车已因他而停下，他竟似完全不知道。

他绣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绣得居然比大姑娘还精致。

老赵突然大声道：“朋友绣的这朵花实在不错，只可惜这里不是绣花的地方。”

他的嗓门本来就大，现在又是存心想让这人吓一跳的。谁知道这大胡子却连头都没有抬，眼都没有眨。

“难道他不但是个疯子，还是个聋子？”

老赵忍不住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道：“朋友能不能让让路，让我们……”他的声音突然停顿，脸色突然变了。刚才伸手过去拍肩的时候，大胡子手里的绣花针刚好抬起，在他手背上扎了一下。

连接一刀都不会皱眉头的江湖好汉，被绣花针扎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老赵本来连一点都不在乎，可是想缩回手的时候，这只手竟缩不回来

了！他半边身子竟似已完全都麻木！这根绣花针上，莫非有什么邪门外道的花样？

老赵后退三步，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并没有肿，却偏偏不听使唤了，他又惊又怒，刚准备发作，常漫天已飘身下马，抢过来向这大胡子抱了抱拳，道：“朋友绣的好标致的牡丹。”

大胡子还是没有抬头，却忽然笑了笑，道：“我还会绣别的。”

常漫天道：“绣什么？”

大胡子道：“绣瞎子。”

常漫天也笑了笑，道：“瞎子只怕不好绣。”

大胡子道：“瞎子最好绣，只要两针就能绣出个瞎子来。”

常漫天道：“怎么绣？”

大胡子道：“就是这样绣。”他突然出手，在老赵脸上刺了两针。

老赵一声惨呼，手蒙着脸，已倒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指缝间鲜血沁出，正是从眼睛里沁出来的！常漫天脸色骤变，反手握剑。

大胡子却还是悠悠闲闲地坐在那里，悠然道：“你看，我岂非两针就绣出了个瞎子来？”

常漫天冷笑道：“朋友好快的出手。”

大胡子淡淡道：“瞎子我绣得最快，七十二针就可以绣出三十六个瞎子来。”

走这趟镖的人，连常漫天自己正好是三十六个，随行的三位镖师也都是一等一的硬手，现在也都已纵马赶了过来。

所以常漫天虽然吃惊，却还沉得住气，厉声道：“朋友是来寻仇的？还是劫镖的？”

大胡子道：“我是来绣花的。”

常漫天道：“你还想绣什么？”

大胡子道：“先绣三十六个瞎子来，再绣八十万两镖银回去。”

常漫天纵声大笑，道：“恰巧我这口剑也能绣点东西！”

大胡子道：“绣什么？”

常漫天道：“绣死人，一个死人！”笑声突顿，剑已出鞘。

这柄巨铁剑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却是昔年“铁剑先生”的真传。

常漫天在这柄剑上，至少已下了四十年的苦工夫，否则他又怎么能活到现在。

随行的镖师也都亮出了兵刃，一口雁翎刀、一根练子枪、一柄丧门剑。

镖客们对对付劫镖的绿林朋友，是用不着讲什么江湖道义的，也不必讲究单打独斗。

常漫天厉声道：“亮青子，一起上，先废了他的一双招子！”招子就是眼睛。

想要别人变成瞎子的人，别人当然也想要他变成瞎子！江湖豪杰们的原则，本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大胡子却还在绣花，二十七斤重的铁剑，已夹带着风声削过来。

练子枪“毒龙取水”，也从旁边直刺他的腰。镇远的镖师们，武功大都得过他们师兄弟的指点，招式出手，当然都配合得很好！

大胡子忽然笑道：“绣完了。”

他的牡丹已绣成，绣花针斜斜挑起，常漫天只觉得寒芒闪动，忽然间已到了眼前。

没有人能形容这种速度，几乎也没有人能闪避。常漫天狂吼一声，铁剑突然脱手飞出，他的人却已倒下。“夺”的一声，铁剑远远地钉入道旁大树上，入木一尺。这时，大胡子已绣出了他的第四个瞎子。

七十二针，三十六个瞎子。好快的出手，好狠的出手！一面白绸，盖在常漫天脸上，上面绣着朵大红的牡丹。

02

江重威走路的时候，身上总是叮叮当地响，就像是个活动的铃铛一样。他当然不是铃铛。江重威是平南王府的总管，是个很有威仪，也很有权威的人。

王府中当然有很多机密重地，这些地方的门上，当然都有锁。所有的

钥匙，都由他保管，一个身上带着二三十把钥匙的人，走路当然会叮叮当地响。

他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但谨慎沉着，忠心耿耿，而且一身“十三太保横练”，虽然并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但无论任何人都已很难能伤得了他。他要伤人却不难。

他的铁砂掌，已有九成火候，足可开碑裂石，击石成粉。王爷将钥匙交给他保管，一向都很放心的。现在他正要替王爷到宝库去取一斛明珠、两面玉璧。

今天是王爷爱妃的芳辰，王爷已答应她以明珠玉璧作贺礼。

就像世上大多数男人一样，王爷对自己所钟爱的女人，总是非常慷慨的。

长廊里沉肃安静，因为这里已接近王府的宝库，无论谁敢妄入一步，格杀勿论！

入了禁区后，每隔七八步，就有个由江重威亲手训练出的铁甲卫士，石像般执枪而立。

这些卫士都经过极严格的训练，就算是有苍蝇飞上了他们的脸，有人踩住了他们的脚，他们也绝不会动一动的。江重威不但极有威信，而且号令严明，若有人敢疏忽职守，就算放了条狗进入禁区，也格杀勿论！连他自己进来时，都得说出当天的口令。

今天的口令是：“日月同辉。”因为今天是个很吉利的日子。

甚至连江重威冷峻严肃的脸上，都带着三分喜气，今天他也是王妃寿筵上的贵宾，办完了这趟差事，他就要换上华服，去喝寿酒了，所以他脚步也比平常走得快了些。

八个腰佩长刀的锦衣卫士，跟在他身后，锦衣卫士们都是卫士中的高手，这八个更是百中选一的高手。江重威一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宝库的重门严锁，一尺七寸厚的铁门共有三道，锁也是名匠特别配制的。

江重威终于打开了最后一重门，一阵阴森森的冷风，扑面而来。

这地方也正如世上大多数别的宝库一样，阴森寒冷如坟墓。

只不过坟墓里还有死人，这里面却连一只死蚂蚁都没有。

江重威每次进来时，心里都有种很奇怪的想法——一个人虽然拥有这宝库中所有财宝，若是只能生活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就算将世上所有的财宝全给他，他也不愿在这地方留一天。

现在他还是这种想法，他推开门走进去，只希望能快点出来。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一走进去，就永远也出不来了！

寒冷阴森的库房中，竟赫然有一个人。一个活人。

这人满脸胡子，身上穿着件紫红棉袄，竟坐在一只珠宝箱上绣花。

江重威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他面前却的确有个人坐在那里绣花，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

“这人莫非是个鬼？”除了鬼魂，还有谁能进入这地方？

江重威只觉得背脊忽然发冷，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颤。这大胡子专心一意地绣着花，就好像大姑娘坐在自己闺房里绣花一样。他绣的是朵牡丹，黑牡丹绣在红缎子上。

江重威终于镇定了下来，沉声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大胡子并没有抬头，淡淡道：“走进来的。”

江重威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大胡子道：“是绣花的地方！”

江重威冷笑道：“难道你是特地到这里来绣花的？”

大胡子点点头，道：“因为我要绣的，只有在这里才能绣得出！”

江重威道：“你要绣什么？”

大胡子道：“绣一个瞎了眼的江重威！”

江重威仰面狂笑。他只有在怒极杀人时，才会如此狂笑。狂笑声中，他的人已扑过去，双掌虎虎生风，用的正是裂石开碑的铁砂掌力。他突然觉得掌心一麻，就像是被蜜蜂叮了一口，掌上的力量竟突然消失无踪。就在这这时，一阵闪动的寒芒，已到了他眼前。

十三太保横练，虽然是并世无双的硬功，却也练不到眼睛上的。

外面的卫士突然听见一阵惊呼，赶过去时铁门已从里面关了起来。

等他们撬开门进去时，江重威已晕倒在地上，一块鲜红的缎子，盖着他的脸。缎子上绣着朵黑牡丹！

03

禅房里燃着香。花满楼已沐浴熏香，静坐在等候。

要想尝到苦瓜大师亲手烹成的素斋，不但要沐浴熏香，还得要有耐性。苦瓜大师并不是轻易下厨的，那不但要人来得对，还得要他高兴。今天的人来得很对，除了花满楼外，还有黄山古松居士，和号称围棋第一、诗酒第二、剑法第三的木道人。

这些人当然都不是俗客，所以苦瓜大师今天也特别高兴。苍茫的暮色中，终于传来了清悦的晚钟声。花满楼走出去的时候，古松居士和木道人已经在院子里等他。晚风吹过竹林，暑气早已被隔绝在红尘外。

花满楼微笑道：“要两位前辈在此相候，实在是不敢当。”

木道人笑了，这位素来脱略形迹，不修边幅的武当长老，此刻居然也脱下了他那件千缝万补的破道袍，换上了件一尘不染的蓝布衫。

就为了不愿受人拘束，他情愿不当武当掌门，可是要尝苦瓜大师的素斋，他也只好委屈点了。

苦瓜大师的怪脾气，是人人都知道的。

古松居士却叹了口气，道：“看来你这老道果然没有说错。”

花满楼道：“道长说什么？”

木道人笑道：“我说你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就算我们一动也不动，你还是知道！”

古松居士叹道：“但我却还是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

木道人道：“我也想不出，只不过我有个你比不上的好处。”

古松居士道：“什么好处？”

木道人微笑道：“想不出的事，我就从来也不去想！”

古松居士也笑了，道：“所以我常说你若不喝酒，一定能活到三百岁！”

木道人道：“若是没酒喝，我为什么要活到三百岁？”

禅房里竹帘低垂，隔着竹帘，已可嗅到一阵阵无法形容的香气，足以引起任何人的食欲来。

古松居士叹道：“苦瓜大师的素席，果然是天下无双。”

木道人笑道：“他自己常说，他做的素菜就算菩萨闻到，都会心动的。”

古松居士道：“看来现在菜已上桌了，我们还等什么？”

他们掀起竹帘走进，忽然怔住。菜不但已摆上了桌，而且已有个人坐在那里，开怀大吃。

这不速之客居然没有等他们，居然既没有熏香，也没有沐浴。事实上，这人的身上不但全是泥，而且全身都是汗臭气。苦瓜大师居然没有赶他出去，居然还在替他夹菜，好像生怕他吃得还不够快。

木道人叹了口气，道：“这和尚偏心。”

古松居士道：“他请的是我们，却让别人先来吃了。”

木道人道：“他一定要我们去熏香沐浴，这人却好像刚从泥里打过滚出来的！”

苦瓜大师大笑，道：“和尚的确偏心，但也只不过对他一个人偏心而已，你们生气也没用。”

木道人道：“你为什么要对他偏心？”

苦瓜大师道：“因为遇见了这个人，连我也没法子了。”

木道人也笑了，道：“我不怪你，上次这人偷喝了我两坛五十年陈年的女儿红，我只有看着他干瞪眼！”

花满楼苦笑道：“遇见了这个人，只怕连菩萨都没法子。”

这个人当然就是陆小凤。

一盆素火腿，一盆锅贴豆腐，都已碟子底朝了天，陆小凤才总算停了下来，向这三个人笑了笑，道：“你们尽管骂你们的，我吃我的，你们骂个痛快，我也正好吃个痛快。”

木道人大笑，道：“别人上你的当，我不上。”他也坐下来，眨眼间三块素鸭子已下了肚。

花满楼在陆小凤旁边坐下来，立刻皱起了眉，道：“你平时本来不太臭的，今天闻起来怎么变得像是条刚从烂泥里捞出来的狗？”

陆小凤道：“因为我已经有十天没洗澡了。”

花满楼吃惊道：“几天？”

陆小凤道：“十天。”

花满楼皱眉道：“这些天你在干什么？”

陆小凤道：“我很忙。”

花满楼道：“忙什么？”

陆小凤道：“忙着还债，赌债。”

花满楼道：“你欠了谁的赌债？”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除了司空摘星那混蛋，还有谁？”

花满楼道：“你怎么会输给他的？”

陆小凤苦笑道：“上次我跟他比赛翻跟斗，赢得他一塌糊涂，这次他居然找上了我，要跟我比赛翻跟斗了，你说我怎么会不答应！”

花满楼道：“你当然会答应！”

陆小凤道：“谁知这小子最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只在练翻跟斗，一个时辰居然连翻了六百八十个跟斗，你说要命不要命？”

花满楼道：“你输给他的是什么？”

陆小凤道：“我们约好了，我若赢了，他以后一见面就给我磕头，叫我大叔，我若输了，就得在十天内替他挖六百八十条蚯蚓，一个跟斗，一条蚯蚓。”

花满楼笑了，道：“这就难怪你自己看来也像是蚯蚓了。”

木道人也忍不住大笑，道：“你真的替他挖到了六百八十条蚯蚓？”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苦笑道：“开始的那几天蚯蚓好像还很多，到后来那几天，要找条蚯蚓简直比癞蛤蟆找老婆还难。”

古松居士也忍不住问道：“那位偷王之王要这么多蚯蚓干什么？”

陆小凤恨恨道：“他根本就不需要蚯蚓，只不过想看我挖蚯蚓而已！”

木道人大笑，道：“想不到陆小凤也有这么样一天，这实在是大快人心！”

陆小凤眼珠子一转，道：“你是不是也想跟我赌一赌？”

木道人道：“赌什么？”

陆小凤道：“赌酒。”

木道人笑道：“我不上你这个当。”

陆小凤眼角瞟着他，道：“你难道认输了？”

木道人道：“我早就认输了，喝酒我喝不过你，剑法我比不上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你若真的要赌，我就跟你赌围棋！”

陆小凤大笑道：“你以为我会上你这个当？”

木道人傲然道：“别人都知道我围棋天下第一，却不知除了围棋之外，我还有件事是谁也比不上的！”

陆小凤道：“什么事？”

木道人道：“吃饭，你敢不敢跟我赌吃饭？”

陆小凤叹道：“我本来是想赌的，只可惜我不是饭桶！”

木道人也叹了口气，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陆小凤也会认输，真是难得得很。”

苦瓜大师忽然道：“其实近来江湖中最出风头的人，早已不是他了！”

陆小凤道：“不是我是谁？”

苦瓜大师道：“你猜呢？”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

花满楼道：“据说他最近一直在陪着峨嵋四秀中那位孙姑娘，已经很久没有在江湖中露面！”

陆小凤道：“想不到他也有这么样一天，我本来以为他迟早要做和尚

的！”

苦瓜大师道：“佛门中不要这种和尚！”

陆小凤道：“若不是西门吹雪，难道是叶孤城？”

苦瓜大师道：“也不是！”

木道人道：“叶孤城最近病得很重！”

陆小凤愕然道：“他也会病？什么病？”

木道人笑道：“跟我一样的病，无论谁得了这种病，都不会再想出风头了！”

陆小凤想了想，道：“那么难道是老板和老板娘？”

花满楼笑道：“老板的懒病更重！”

陆小凤道：“老实和尚也不是喜欢出风头的人，大悲禅师更不是……”

他沉吟着，又道：“莫非是栖霞山的那条母老虎？”

苦瓜大师道：“不是，这个人你非但不认得，而且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陆小凤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苦瓜大师道：“是个会绣花的男人！”

陆小凤怔了怔，又笑道：“会绣花的男人其实也不少，我认得的裁缝师傅中，就有好几个是会绣花的！”

苦瓜大师道：“可是他不但会绣花，还会绣瞎子！”

陆小凤又怔了怔，道：“绣瞎子？”

苦瓜大师道：“据说他最近至少绣出了七八十个瞎子！”

陆小凤道：“瞎子怎么绣？”

苦瓜大师道：“用他的绣花针绣，两针绣一个！”

陆小凤总算已有些明白了，道：“他绣出的瞎子都是些什么人？”

苦瓜大师道：“其中至少有四五个是你认得的！”

陆小凤道：“谁？”

苦瓜大师道：“常漫天、华一帆、江重威……”

他还没有说完，陆小凤已动容道：“东南王府的江重威？”

苦瓜大师道：“除了他还有别的江重威？”

陆小凤皱眉道：“但这个江重威自从进了王府以后，就绝不再管江湖的

事了，怎么会惹上这个人的？”

苦瓜大师道：“他根本没有惹这个人，是王府里的十八斛明珠惹的！”

陆小凤道：“这人不但刺瞎了江重威，还盗走了王府的十八斛明珠！”

苦瓜大师道：“另外还得加上华玉轩珍藏的七十卷价值连城的字画、镇远的八十万两镖银、镇东保的一批红货、金沙河的九万两金叶子！”他叹了口气，接着道，“据说这人在一个月之间，就做了六七十件大案，而且全都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做下来的，你说他是不是出尽风头？”

陆小凤也不禁叹道：“这些事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苦瓜大师道：“你最近一直都在西北，这些事都是在东南一带发生的，前几天才传到这里来，你又偏偏在忙着挖蚯蚓！”

陆小凤道：“这是最近才传来的消息，但你却已知道了！”

苦瓜大师道：“嗯！”

陆小凤道：“你是什么时候变得消息如此灵通的？”

苦瓜大师叹了口气，道：“莫忘记我一直有个消息最灵通的师弟。”

陆小凤道：“金九龄？”

苦瓜大师苦笑道：“幸好我只有这么样一个师弟！”

陆小凤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我明白了。”

苦瓜大师道：“你明白了什么？”

陆小凤道：“金九龄是江重威的好朋友，又是当年的天下第一名捕，虽然早已洗手不干，但这些事他还是非管不可的。”苦瓜大师承认，无论谁只要吃了一天公门饭，就一辈子再也休想脱身了。

苦瓜大师叹道：“我直到现在还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会吃这行饭！”

木道人道：“你难道要他也做和尚？”

苦瓜大师道：“和尚至少没有这么多麻烦！”

木道人笑道：“但和尚也没有老婆！”

苦瓜大师不说话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金九龄一生中最大的毛病，就是风流自赏。他昔年入了公门，据说也是为了个女人。

陆小凤道：“金九龄被公认为六扇门中，三百年来的一位高手，无论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到了他手里，就没有破不了的。”

苦瓜大师叹道：“所以我总认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逞能，聪明太过了

度。”

陆小凤道：“但无论多聪明的人，迟早也总有一天会遇着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苦瓜大师同意。

陆小凤道：“这件案子，也许就正是他解决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找个帮手！”

苦瓜大师也承认。

陆小凤道：“你既然只有这么样一个师弟，当然要帮着他找帮手！”他叹了口气，苦笑道：“最倒霉的是，我恰巧就是个最理想的帮手，无论谁遇着解决不了的事，总是会来找我的，所以……”

苦瓜大师道：“所以怎么样？”

陆小凤叹道：“所以你请我来吃这顿饭，只怕没安什么好心。”

苦瓜大师道：“莫忘记这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我并没有请你来！”

陆小凤苦笑道：“也许我正好倒霉，所以才头一撞到这里来！”

木道人笑道：“你最近好像一直都在倒霉！”

陆小凤道：“但这次我却说什么也不干了，管他会绣花也好，会补裤子也好，都不关我的事，这件事说出大半天来我也不会管的！”

苦瓜大师淡淡道：“他并没有要你管这件事，你何必自作多情！”

陆小凤怔了怔，道：“他没有？”

只听一个人微笑道：“我真的没有！”

这个人当然就是金九龄。

05

江湖中有很多人知道，金九龄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的衣服，和他的眼睛。金九龄的眼睛并不特别大，也并不特别亮，但只要被他看过一眼的，他就永远也不会忘记。

金九龄穿的衣服，质料永远最高贵，式样永远最时新，手工永远最精